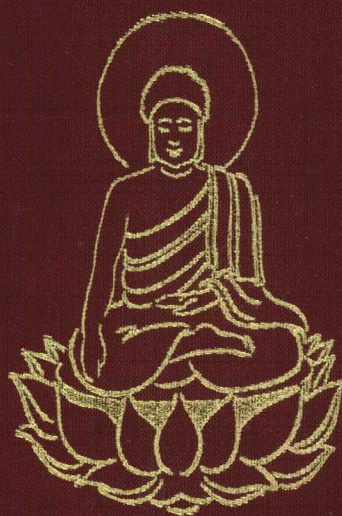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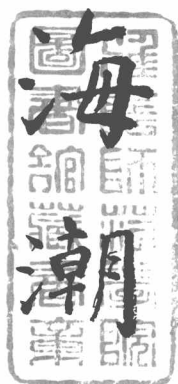






周紹良



音

40

1945

第26卷 第1-12期

1946

第27卷 第1-12期



淮阴师院图书馆 582476

上海古籍出版社

廿五年

海潮音

第一期

卷六十二

依佛法應如何制裁希特勒

談熱望

佛教智識青年從軍

人在佛教教開題

閒話東方哲學

南海寄歸傳之八

因緣生果詠

臨濟之陡徹(中國哲學)

萬有本質之推究

西康通

新聞，信箱

大戰雜詩

成都雜詩

崇溪即景微記

法苑剪影

中華

平風華

記者民社

太虛國社

天慧三

法防十重

孫若恆西慶

社長年長

世光一安

叔存月寺

本社一太

蘇桐雷

劉繼超

萬樂

江濤版

出版

日寓

一太

月寺

一安

年長

西慶

十重

三

國社

民社

華

中

廿五年

海潮音

第一期

卷六十二

依佛法應如何制裁希特勒

談熱望

佛教智識青年從軍

人在佛教教開題

閒話東方哲學

南海寄歸傳之八

因緣生果詠

臨濟之陡徹(中國哲學)

萬有本質之推究

西康通

新聞，信箱

大戰雜詩

成都雜詩

崇溪即景微記

法苑剪影

中華

平風華

記者民社

太虛國社

天慧三

法防十重

孫若恆西慶

社長年長

世光一安

叔存月寺

本社一太

蘇桐雷

劉繼超

萬樂

江濤版

出版

日寓

一太

月寺

一安

年長

西慶

十重

三

國社

民社

華

中

依佛法應如何制裁希特拉

紹華

因為勝利曙光豁然在望，大家對勝利後俘獲希特拉的制裁問題，也都注意起來。無疑的，人們由於飽受戰爭的痛苦而怨尤到發動戰爭的罪魁，這是免不了的。希特拉，既是百分之百的挑戰禍首，那是千萬個應分要受全人類的共同制裁的！

怎樣制裁呢？主意各各不同，有的主張較禁，有的主張殺死，更有的主張也不較禁，也不殺死，罰去做福利人類的好事，以待其將功贖罪。本來，像希特拉這樣的凶類，殺人放火，罪惡滔天，雖碎割猶有餘辜，何況較禁，更何況赦其將功贖罪，去做好事耶。但歷史上對這類人施以殺害，頗少前例，如今破倫較禁消滅，成爲第二十七國外，當年勝利者，儘可以斷送他們的命，而終於沒有殺卻，這似乎是可以這些怪僻兒。

現在我們依據佛法，應如何制裁希特拉？這要看佛法對罪惡的處分如何而定。

罪惡的成立，通常多重行為，而佛法則兼重動機行為結果三方面，動機不良，而行為雖善，仍屬罪惡。動機純善，而行為似惡，仍非真罪。罪惡的成因，一般謂爲環境的誘惑，智識的薄弱，倫理的缺乏，生活的逼迫等，而佛法則謂此數者但爲罪惡的增上緣，而其真因，乃在於私我。希特拉今日的罪惡，由偏利私我（動機），而殺人侵奪（行為）乃至擾害天下不安（結果）。若罪大惡極，可謂無以復加。依佛法自業自得的因果定律以裁判，希特拉當墮捺落迦（地獄），殆無疑義了。這

必然的因果處分，無絲毫神秘，亦絲毫不可，有如何因，感如何果，任何人不能幸免，任何人亦不能主宰。若吾人不幸犯了罪惡，欲不受因果律之制裁，唯有自心懺悔之一途，乞憐於他人無益也。佛經說：「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不患有罪，患不懺悔。且佛法全體大用，極則，在以自心懺悔，扭轉宇宙，改變業果，固無一成不變之善惡。若希特拉一旦將私我消除，而爲大衆公益服役，悔罪自新，相通行善，未始不爲自由人類所歡迎！

今以勝利曙光豁然在望，且滿個懺悔，以備將來俘獲希特拉，向全人類懺悔之用：

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

談熱望

平風

人生天問，空廂四達，儘管有迴響地，若無熱望，便成了混混沌沌，活死人一個。活死人的生趣，是於世無所希冀，無希冀故，則寧不求其必成，功不期其必致，一聽其自然，苟活於天地間耳。我想，人類之中是無聊的人，就要算這種人，而人類生活中最無謂的生活，也就要算這種苟活的生活了。孟軻嘗言：「天下有道，則以道殉身；天下無道，則以身殉道」，大丈夫不光明磊落的以道殉身，便渾身自愛的以身殉道，豈容苟活於天地間乎！

人若不甘苟活，則必有所作為，有作為，必有熱望，有熱望，其作為必成，故熱望，爲萬事成功之母。人人有作為，人人有熱望，但人人熱望不必盡同，由於作為的志趣各不一致，

人生佛教開題

太虛大師講

一 講人生佛教之意趣

佛法大概可說是像所證之三切法的實相及由衆生可以證到諸法實相的方法。同時在佛的親證的方面即為證法，就佛對衆生說的方面即為教法；前者即是契理的，後者即兼契機約，這是佛法大概的性質。

佛以所證的法而為應機所說的法，佛在世時講高法本，一切皆依佛說；佛滅度後，佛弟子結集經法而流傳於世，始有佛教。初為迦葉阿羅等綜合經理為阿含經，古譯為「法歸」，即一切佛法的匯歸；後經幾百年流分為各種部派。至五六百年間互相爭鬥，不能見佛法之真實，竟樹起而後斥部爭，挾擇各派，以般若義遠大智度論中百論等，為第二次之綜合整理。自後學人又以不得其中義而起紛爭，至八九百年無著菩薩又以彌勒論等為第三次之綜合整理。此為印度佛法流傳之情形。然自後大小乘之紛爭，仍不感不已，因再無綜合之研究及全面之整理者，故漸由紛爭而至予亡。至佛法流傳之地，則錫蘭有佛音之綜合整理，中國有天台智者賢首法藏等之綜合整理，晚在西藏，則有如菩提道次第論之著者宗喀巴之綜合整理，此皆一方根據佛法真理，一方適應時代機宜以綜合整理之而能昌行一方域也。時至今日，則須依於全般佛陀真理而通應全世界人類時機，更挾擇以各時域佛法中之精要，更求合其精要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正說。此間學佛法的人，請盡千經萬論，不深解人生佛教，也等於「買櫝還珠」！

二 何謂人生

「人生」一名義，消極方面乃為針對向來佛法之流弊，人生亦可說「生人」；向來之佛法，可分為「死的佛教」與「鬼的佛教」。向來學佛法的人類只要死的時候死得好，同時也要死了之後好或有瑞相，其實這並非佛法的真正性質；不過是流布上的一種演說罷了。還有說，佛法是重在離開人世的精神；但死後不滅的精神，具體的說即為靈魂，更具體的說，則為神鬼。由此這些信佛者竟希望死後要作個幸福鬼，如上述丁福保說「學佛法先要明鬼」，故即為鬼本位論。然吾人以若若死得好，只要生得好；若要作鬼好，只要作好人，所以其重「死鬼」，不如重「人生」。何以言之？因為人和鬼，都是眾生，至於死，特為生之變化耳。故我人現在是眾生中之人，即應依人生之作，即依於各人現生上之了解；了解此生，作好此人，而「死鬼」亦自在其中，此所以對向來死鬼的佛教而講人生的佛教也。然此似與孔子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之義相違，不過猶是消極的方面，還有積極方面的意義；却就不限於儒道所講的了。因為我們要把人生擴大起，是眾生之一類，在人言人，即以代衆生；因為現在居于人類，故今將近一點在講人，即是講一切衆生。而一切衆生，有惡業流轉於六道凡夫，有了脫生死證得涅槃的二乘聖人，也有覺悟向上而不退轉的菩薩，還有福智圓滿的佛陀，故人即衆生，輪迴六道的為苦趣衆生，二乘為超苦之衆生，菩薩為覺悟

之衆生，佛為究竟之衆生。所以這更所說於人迥不同。儒家狹義之人。生者，所謂生之緣起，生之變易，生之轉化等，皆包括手佛法之「生」義中。然詳到生之緣起，即緣起而有生，是即生而無生之因緣本空義，更有無生而生之妙生義，則非儒家之生義所能及也。由此說來，所謂死，實即生之一部份；我們要能了生，才能了死。相反的，若只了死不能了生，而且也不能了死（記者按：生因緣性，如一師說：為五共法，此之不了，作人死而不了，故不了死，確決定）。此衆生之範圍，乃為由人而三乘而一覺，故人即包括此一衆生。所以基於上述之消極意義，既可令向來佛教之弊習革除，改善現實人生，而由擴大之積極意義，尤能由人生以通達一切衆生法界緣生無生，無生妙生三真義，此為據理發揮應機攝持之人生佛教真義，與佛法者先應對此有正確認識。

三 人生佛教之目的及其效果

就佛法發心願期說，即為目的；就修行成功說，即為效果。此其效果，可略分為四：（一）人生改善。一般佛經皆說到此義，即人民刻或之行，輪五十善之化，改善人間，即是目的。人生改善成功，即是樂果。（二）後世增勝，依因果流轉而修行增進，希聖望世增勝，即希聖將來比現在人做得好。過去有句話：「山中無衲子，朝內無宰相」。此為基於後世增勝為目的之修道觀，信佛人多是如此。唯此並不限於人間，乃可由人增進而至于欲色無色等天。（三）生死解脫。此因看到後世增勝仍不免於三界輪迴，若不修到生死徹底之解脫，終必流轉；依于此種目的所獲得的效果，即為羅漢（四）法界圓

明。此為大乘特有者，二乘聖者雖了生死，然有所知障，不知一切法實相；縱略知法空，亦不究竟，故於一切法不能圓滿通達，而仍有障礙。此即二乘未得法界圓明的缺點，而亦即為菩薩或佛之特點也。法界，即一切法；圓明，即離了所知障所成之智。此智即一切種智，或無上菩提，或妙覺佛果。復次：法界者，即是法華所謂「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圓明者：亦即所謂「應如所見」。如是大乘以通達法界為目的，而圓滿證後，即為大乘特有之效果。

這四種上，大概言之；通常五乘中之人天，即此中第一人生改善；天乘即通第二後世增勝；至於二乘，則綜合前二加上生死解脫第三種；大乘又可綜合前三而加上第四法界圓明。不問中國向來所重，大概為偏重於此中第二及第三；即淺近的求後世增勝，高尚的求生死解脫。向來佛法緣此以為目的，則更於修通之方便法門，綜合而有如淨土宗密宗等。此為向來流行之佛法也。

然今之所講人生佛教，為對治向來偏重於如上二者，故特重於人生改善而直接法界圓明。換言之，今之人生佛教，偏重於人生之改善，由特出者依之發菩提心而祈於未來之佛果。即依此上，消極正則對於佛法向來之流弊，積極上則依人生之改善而發菩提心行於菩薩道中，自亦含攝後世增勝與生死解脫，故第二第三，亦即融攝其中也。故人生佛教云者，即為綜合全部佛法通應時機之佛教，然其中最要者為下列「人生佛教之層系」的七層，第一層即可總攝諸論各宗勝義，今不復詳講，當可按所授課程次次第聽之。（弘悲記）

閒話東方哲學

印度

我們讀世界文化史感覺最驚奇的是：在西洋哲學發生前一千年，即西元前十五世紀時，印度便放著哲學的曙光。當時印度有教皇或權衡天地自然神的詩，以及開闢宇宙的神話。陀吠（Veda）以後，便發生開闢原理的探求，立克（Brahm）而為創造宇宙的最高神；但這些均非哲學而是神話學。所以真正具有哲學形態的思想，是發生在西元前八世紀與基督（Upanishad）時代，與基督前時代的思想，說梵與我（Atman）是同一的東西。我是吾人的生氣，生命，精神，靈魂，實言之，牠就是自我。自我是宇宙的本體，因此主客二觀在最後是一個東西；當這主客二觀合一之時，倘我人能放棄自我，而與絕對的大我吻合，則解脫的理想自可實現。

到西元前六世紀，印度產生了耆那教（Jainism）六派哲學及佛教（Buddhism）。

耆那教是專闡明世界的成立，心物的關係，及輪迴解脫的原理，并說明吾人知識的來源和脫離物質的修行法。六派哲學是數論，瑜伽論，勝論，吠檀多，正理；他們的主張雖各有其不同，但繼承吠陀的思想，承與義的氣運，以及站在學術，立於上討論宇宙本體及原理的問題，解釋人生超脫的疑難諸點上，他們却是一樣。佛教是印度哲學的生命，同時又是世界最高哲學之一，然而她的哲學問題是什麼呢？關於這須從佛教始說起。

天慧

佛教哲學問題是在解脫人生。釋迦對人生無常，世界苦惱的看法，比任何人都來得透澈，并且他天生的聰明腦筋，所以他的哲學思想的中心與其說是在宇宙本體形而上學的說明，倒不如說是在人生諸相的洞悉，宇宙現象本質的透視。因此他的目的在求解脫人生，超越世界。佛教哲學的特色是：將宇宙人生所定為苦界，認苦的原因在於煩惱，故吾人若撲滅了煩惱，便可得入寂滅涅槃理想之鄉。

以上所說是普通根本佛教的大義。

後來根本佛教因時代的變遷和各僧侶間見解的不同，遂起分裂，結果產生了大乘和小乘二派；小乘教重於釋迦教義的傳統教權，對於客觀的現象論，着眼於消極的差別觀，力唱無常，苦，無我。但大乘却與她相反；一面繼承釋迦教義，他面又發揮自由寬恕的精神。大乘傾於主觀的本體論，着眼於積極的平等觀；在其極致點，唱現象和本體是融通無礙，而說常住，樂大我。小乘佛教主傳於錫蘭緬甸等處，然在教義上并無多大新創說，大乘教中有龍樹（Nagarjuna）——即二——說一切空之哲學，唱無常不定，而創中觀學派。無著主張真意義的空，是最高尚有，與瑜伽學派。大乘教因過二學派的興起，在印度曾一度得過勢，然待寶教興起時，乃衰亡於印度，繼而傳入我國和日本。大乘在我國和日本，無論從其教理上或僧團的寺院，均比在印度發達，所以一時大德高僧輩出。

總括一句說：印度哲學的問題，在於徹悟宇宙人生真相，

而力求解說。

中國

中國學術的興起早在西元前二十世紀，但號稱中國哲學代表的儒道二教，却得勢於西元前五世紀，儒教的先驅是洪範和周易；洪範有九疇，是我國古代政治道德法則，周易是說明存於天地間一定不易的理法，宇宙人生百般的現象：「教為孔子所創，他的根本精神揭示在大學開卷第一章裏：『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要這種神的實現非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可，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必要的了，由此可知，儒教哲學的問題是在修己治人，換言之：便是怎樣處世的人生問題。為了要解決這人生問題，所以以仁為道德的最高原理，并用禮與牠相配合，乃成仁禮一致的理想。為求這理想實現起見，於是乎又說博文約禮。

使孔子思想進一步而成哲學的，是子之孫子思。子思作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以誠為天地間的法則，體驗「誠」而贊助天地化育，謂之人道。孟子也是承孔子思想的人，他講治國要道，井對人性有深刻的認識，所以力主人性是善，老子的道教比起儒教，要高深得多。他的學術是形而上學的本體論，所以他的哲學問題在於明解宇宙的實在。老子認宇宙為一元，即一生一切。他乃以此一即一切的本體論做基礎，遂唱清淨無為自然之倫理，而算他的虛無哲學。

秦漢時代，我國一時思想家輩出：列子莊子繼承老子的本體論，井使其發展而廣大之；揚子在宿命的厭世觀上而唱個

人的快樂說，墨子使起而反對揚子，強調兼愛，力說社會的利他主義。漢時的淮南子，繼承道教精神，闡明宇宙生成之原理，謂若「自然本性大道合一，便是致極的理想，並伸伸重申儒教，創仁義禮智信五常，為人倫道德的標準。

以後，儒道二教因受佛教的影響，其教義遂大加深遠：周濂溪唱太極圖說，在無極處立無形有理之本體，為宇宙的根源；由靜動生陰陽，陰陽合一時，便生水、火、木、金、土五行；如此明物化生之道。後來程明道以一元一氣做宇宙究極之原理，井力說由一元氣生陰陽二氣；其弟程伊川唱理氣二元論，說宇宙從陰陽二氣成，井另創類似修養法的居敬窮理。朱子的哲學是理氣二元論，以周濂溪的太極做理，用陰陽為氣；認理是形而上學的道，萬物雖說皆從此理生，然各有其氣。至於說到人性方面，朱子則以理做本然之氣，以氣為氣質之性。修養法是先知後行，因此朱子說朱子是重居敬，倒不如說他是重窮理較為妥當。

陸象反對朱子創心即理一元論，謂宇宙萬物之理繫於吾人心中，牠是通於人天，普遍法則，所以吾人去專究牠，精測牠，未免有盲人摸象之感。因此他重直觀的知識，痛斥六經，說為吾人的註足。陸象論人性，謂離人心而無道心；且說情，心同是一物。明大至王陽明，承象以心即理說，而創知行合一，致良知說，謂良知是古今不變且遍滿於宇宙的天性，故萬物皆有此良知而後始成，因此吾人致良知時，心的理便明明，實行亦即可成了，為了要致良知之見，他遂主張事實為練，而重居敬，蓋居敬者，實行也。

根據上面所述，吾人可以略略知道：中國哲學的問題，依然在於宇宙的生成，宇宙統一的原理，以及人性修養方法上。

南海寄歸傳新頁之八 法舫

大師慈座：弟子已由印度回到錫蘭，甚安定，宜於努力研究。近將阿達攝義論讀完，已開始讀對法論（旁此為巴利佛藏中論藏之第一部書，此書讀過後，其他論藏書，自可易讀矣。每日又讀「巴利文法」，此經原名「巴利文法」，歷歷及文法等亦均有研究，預計在作兩年之專攻，則於此二十五年以來流錫蘭，進羅南洋之佛教，能得實之認識，如有因緣，歸後，巴利文三藏之譯，願從事之。此外，弟子仍繼續研究英文，以期深造。此為弟子最近之錫蘭情形，望師慈念！為禱。此叩安！弟子法頂禮。九月在錫蘭。

大戰雜詩之一（蕭玄印） 蘇淵雷

火極恆河水一下，華嚴國起，摩思獨立歸心易，各兵權効死難。排解元戎勞逸，我盟兄弟喜居安；錫蘭何日頻捷，大振天聲敵膽寒！

三十四年本社社務推定如左：

常務社務：太虛 李子寬 馮明政 陳德 又信
董：康寄遠 孫爾昌 鍾益亭 史建侯 趙玉休

劉學乾 定安 持省 海 初

誌謝

史建侯社務捐一萬元 持省社董捐一萬五千元
又社務捐一萬元

因緣生果詠

孫若恆

近閱海潮音見大師演說法，因緣種子，緣如雨露日光等，因緣和合而後成果，世界一切現象不外乎是，爰本斯義以作是詠，敬乞公教正之。

世事千萬端，不出因緣果。因是果中生，果由因中出；因果循環生，互為成氣質。中復加以緣，緣熟結名物。譬如種花，雨露為第一，日光加人工，累累成果實。又如繪畫工，彩色同紙筆，染成五色，鮮豔而美術。人生天地間，緣俗易氣骨，學赤緣近朱，染惡為近黑。真理漸漸移，因緣天性奪，變化甚離奇，賢愚在頃刻。一念五濁生，一念化功德，功德善果生，濁心道否塞。或貪或嗔，原因足亂國，他說無明行，足為道心賊。墨氏悲立緣，天真為盡失，因緣果報來，天良為汨沒。所以古之賢，惡俗宜割割，修養菩提心，心淨可成佛，凡夫畏果成，智慧因得，戒慎必機先，惡緣應超脫。猶如出水蓮，亭亭標高潔，亦如智慧先，皎皎同日月，志潔心更純，清摻腐冰，因緣天理純，佳哉果自結。天南寄之若互未是草（即皈依弟子孫若恆）

大雄中學各校同學

求學之道，要求學成為一個知識德行能力都完備的人，在社會中為一能自立能互助份子，在國族中為一能工作能貢獻國民，在世界中為一能承先能啟後世人，推至其極，則如釋迦牟尼佛在社會中為一能遍覺能救世之大雄，大雄者，大英雄也，先從在社會中在國族中的大英雄做起。

校董長太虛寫贈

中國佛學 (續七)

太虛大師講

乙 臨濟之陡徹

現講臨濟之陡徹，陡徹就是陡然徹悟的意思。

臨濟義玄禪師（臨濟是寺名），是東曹州人，少年出家。在黃蘗那裏住了很久。黃蘗會下有一首座知他是法器，要他向和尚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臨濟從之，三問三被打。因此，他不願在黃蘗那裏住了。于是黃蘗就指示他去參大愚禪師。大愚問道：「你在黃蘗曾問過佛法嗎？」臨濟告以三問三被打的經過，並問：「我不知有過無過？」愚嘆息道：「唉！黃蘗老婆心切，爲汝煞困，汝更來這裏問有何過！」臨濟聽了忽然大悟道：「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這句話深明宗門的要旨，所以大愚聽了便下座。臨濟問道：「你剛才還在問有什麼過，今忽然說原來佛法無多子，你見了個什麼？」快說來！」臨濟一言也不辭，便向大愚下三拳，大愚推之曰：「汝師是黃蘗，非預我事！」大愚臨濟遂回黃蘗。黃蘗問曰：「你參大愚，說了些什麼？」臨濟便將經過情形告訴了黃蘗，黃蘗聽了便說：「大愚鈍舌，待他來了我要痛打他一頓！」臨濟曰：「要打現在打，何必要待他來！」非說了便給黃蘗一耳光！黃蘗驚曰：「這瘋頓漢將虎鬚！」臨濟便喝！黃蘗乃喚侍者帶他去參。所以後來臨濟說黃蘗得大機，臨濟得大用。

有一次臨濟在栽松樹，黃蘗道：「深裏這許多松樹作甚麼？」臨濟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說了便將鋤頭在地上築三下。黃蘗曰：「雖然如是」，子已吃吾三十棒！」臨濟又築三下，口裏還噓了一噓。黃蘗曰：「吾道到汝大興於世！」

有一次黃蘗在廚房裏問飯頭「作麼？」飯頭答道：「揀得東飯米」。黃蘗曰：「一頓吃多少？」飯頭曰：「二石五！」臨濟在旁喏言曰：「莫太多麼？」黃蘗曰：「來日更吃一頓！」臨濟曰：「說什麼來！」今便吃——隨即打黃蘗一掌！臨濟後來離開黃蘗時，黃蘗問他往那裏去？他說：「不是河南，便歸河北」，黃蘗便打，臨濟按他棒就是一掌，黃蘗大笑。黃蘗侍者道：「將百丈先師的禪杖拿來」，濟令侍者「拿火來！」意思就是說用火把它燒掉。黃蘗忙曰：「不然，子去！」以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

他到鳳林參鳳林禪師問答，曾為一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石火莫及，電光石火」。他後來到鎮州建立臨濟寺說法，一日示衆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全不奪」。衆中有虎符上座問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昨日發生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偏」。

，將案外絕煙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存？」師曰：「升游絕俗，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存？」師曰：「主登寶座，野老唱歌」○此四句就是說先空心未空境，次空境未空心，再次心境俱空，最後悟俱空而到心境克然。

臨濟宗最要的是三句，三玄，三要。有僧問師曰：「如何

是真佛真法真道」○道即僧，古時稱僧人為道人○？乞師開示」

。師曰：「『若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淨光

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行道，念念心不間

斷，自違岸大師從西土來，祇是箇個不受惑的人，後遇二祖，

一言便了，始悟從前錯用工夫。○符今日見處，祖師無別！

若第一句中為得，堪與祖師為師，若第二句中為得，堪為人天

為師；若第三句中為得，自救不了」○符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三要即開承點帶，未容擬議主賓分」○關於第一

句有人解為三德，但宗下以三德是佛果上的，尚非宗

門下的祖師意。師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宜容

無著問？誰和爭負我流機」○符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

：「但看擲頭弄傀儡，抽盡金絲裏頭人」！師說畢，乃曰：「

大凡演喝宗來，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育

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

上文說的第二句，即般若方便雙融的圓滿教理，以此教理

自悟悟他，故曰可以為人天師。第三句是指不能了達第一句和

第二句，僅依別人傳授之少許法門而修，自己無主宰抉擇，

故謂其如傀儡。

臨濟還有四種喝：所謂「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錫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華，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

臨濟應機常用喝，故又稱為「臨濟喝」。因為這樣，於是他的弟子們也就學喝起來了。師一日謂衆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再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以後不許學老僧喝！」

一日上堂，東西兩堂的首座相見，便同時一喝。有僧問師曰：「還有賓主麼」？師曰：「賓主歷然」！後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中二首座」。因此，又說：「賓看主，主看賓，主看主，賓看賓」四句。僧問克符曰：「如何是賓中賓」？曰：「待門僧戶論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問：「如何是賓中主」？曰：「一口念頭雙拄杖，目中瞳人不出頭」。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問：「如何是主中主」？曰：「橫按鐵錘全正令，太平寰宇斷頑癡」。

又有四照用句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他說，「先照後用，有人在此；先照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聖賢夫之牛，食人食，畜人畜，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以前，捺起便行，猶較些子」。

臨濟說法，雖有上百種的差別，但正宗只在第一句的喝得，亦即所云黃蘗無法無多子。也合乎禪宗的所謂：「單刀直入，則見情盡，體露真常」。故臨濟又有一次上堂示衆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當時有僧出問道：「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丟下棒

床起住他說：「道！道！」那時說，臨濟推開說道：「無位真人是甚麼？保極！」說畢便回方丈去了。

他又常說到無依道人。如說：「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即今識取說法聽法歷歷明明的無依道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無處，活潑潑地，動，不動，是二種境，還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

臨濟將入滅時對衆說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人不會，吹毛用了急須磨。」又曰：「吾法從，不得就吾正法眼藏」。弟子中有名三聖者出曰：「和尚的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你向他道什麼？」聖便唱。師曰：「誰，吾正法眼藏，向這瞎處邊滅却」，說畢便端坐而逝了。

臨濟下，有三聖然禪師與化獎禪師等。三聖後參德山，將欲展具作禮，德山謂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剩飯！聖謂有亦無着處！山便拉棒打，聖接棒推之祥云上，山大笑，山乃哭云：蒼天！蒼天！山便你去。然後世臨濟宗的子孫，都是出在興化下。

興化初參臨濟得悟，時年尚幼，後從三聖大覺二兄處悟徹。一日上堂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不用如何若何。時有受德禪師，出家禮興化，興化唱，又唱，興化又唱，三乃作禮入衆。興化謂：近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不饒，且饒與德能一喝不作一喝用。

興化與所傳的高院禪師，一日上堂云：赤肉團上豈立千仞，有僧問這話是否和尚說的。答是。後院禪師，謂這話亂說，亂說，亂打走起出。

南院下是三聖沼禪師，一日問：南方人對於一棒作何商量？沼答云：作奇特商量。沼反問：和尚作何商量？頓拉棒云：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沼遂大悟。

風穴沼下有首念，念下為汾陽昭，門下皆寥寥。昭下有石霜圓，圓下有黃龍南與楊岐會，至是與興化而有所謂黃龍派，楊岐派，亦稱五宗七派。然黃龍下不數傳而息，故仍只臨濟宗。

楊岐下有白雲端，端下有五祖演，演下有圓悟勤，勤下有大量果虎正，臨濟至大量果，乃又大興。然果下反不數傳而息，後世皆出虎丘隆下。

黃龍再傳下弘覺範曰：「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為積翠南（即黃龍南），一為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蓄之，遺一墜珥隨所探焉。會乃如玉人之治瑤琨，鍊鐵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碧落碑無庸本也」。所以楊岐下子孫承無虧，並非偶然。

丙 洞曹之同互

六祖下青原五等而至洞山，良价禪師，洞山是會稽人，姓介氏。初參南泉，繼參泐山，皆問如何說無情說法，最後參雲巖禪師，依然問云：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謂：無情得聞。又問：和尚聞否？答謂：我若聞，汝今即不聞吾說法。又問：何故不聞？巖豎拂問云：聞否？价答未聞。巖曰：我說尚不聞，何況無情說？又問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巖答之云：汝豈不見洞山壁中水鳥樹林皆演法音？价遂有省，乃說偈云：也太奇，也太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識，眼處聞聲始

得知！久之辭去，去問何處去？答云：未某所止。曰：早晚同？曰：待和尚有佳處即同。曰：一別難見。曰：難得不相見。岩又問：百年後有人問說得師真否。如何對？答云：向伊道只這。价良久無對，岩乃云：价聞黎承當個事大須詳細。价走後心有餘疑，途中遇水觀影，乃大悟，遂說偈云：切忌從他覓，追還與我殊，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契得如如。

後住洞山為雲岩辟曰營，有僧問云：師於雲岩處得何指示？洞山答云：在彼不蒙指示。曰：何用設辭？曰：爭敢違他？曰：初見南泉，何嗣雲岩？曰：不重先師道德佛法，只重他不說破！曰：還肯他否？曰：半肯半不肯！曰：何不全肯？曰：全肯即孤負先師！

洞山囑五位君臣，又得曹山和之，遂成曹洞宗風。五位君臣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殘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覩面別無真，休更迷頭仍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解當今諱，也勝前朝斷方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此五位君臣，皆出宗門悟證，若略為說明，則君即體，臣為用，正中來是體之直指，兼中至是體用雙行，兼中到是體用俱寂。

洞山又立向，奉，功，共功，功功五種法門，人問如何是向？答云：吃飯時作麼生？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如何是功？曰：放下鋤頭時作麼生？如何是共功？曰：不得色。如何是功功？曰：不共。

洞山又常常教人行鳥道，人問如何是鳥道？答云：不逢佳

人。曰：如何行？曰：直須足下無私。曰：莫是本來面目？曰：汝何顛倒！曰：學人甚麼顛倒？曰：認奴作郎！曰：然則如何是本來面目。曰：不行鳥道。

曹山辭行，傳宗鏡三昧，又謂末法人多乾慧，辨其真偽有三滲漏：一見滲漏，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謂滞在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謂究妙失宗，機昧始終。

後來洞山病了，僧問還有不病者否？曰：不病者看和尚病否？曰：老僧看見有分。曰：如何着他？曰：看時不見病。洞山及問僧云：離禿漏子何處得吾見？僧無對。乃示偈云：學者恆沙無一悟，遇者尋他舌頭路，欲得亡形滅蹤跡，努力殷勤空裏步。說此偈已即寂，因衆哀又留七日而後逝。

曹山本寂禪師初參洞山，洞山問他什麼名字？答云：本寂。曰：那個呢？曰：不名本寂！洞山許之。久之辭去，洞山問何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曰：不變異處豈有去？曰：去亦不變異。

後住曹山說法，講五位君臣，謂君是正，臣是偏，臣向君，偏中正，君向臣，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人問如何是君。曰：妙德等寰宇，高明朗太極。如何是臣？曰：靈機弘聖道，真智利羣生。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如何是君向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如何是君臣道合？曰：混然無內外，合融上下平。又謂君臣只以偏正言之，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此吾法宗要。此外還有五相頌，別杜順法身頌，三種墮，五位王子等，皆是洞曹語要。

有一次陸豎問曹山「王有眷屬否」？答云：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曰：玉殿蒼生。僧問如何是玉殿蒼生？答云：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曰：不受禮。曰：何用來朝？曰：違則斬！

曰：這是臣，君如何？曰：極言不得旨。曰：如此則功歸臣相，曰：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曰：如是如是。又有僧問：子歸就父，為甚又不願？答云：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曰：刀斧所不開。

一日問僧云：如何是法身應物的態？僧答云：如鏡觀井。曹子曰：起則忽然道，只道得八成！曰：師意如何？曰：如井觀臨！又作四禁頌云：其行心處，不挂本來來，何須正信度，切忌未生時。宗門於此等話語，至是落常，三教無識，使物墮於口頭禪。

論理本點洞曹宗，而說者皆曰曹洞宗者，大概由於曹山洞山問答遂成一家宗風，又因曹山下無語，傳宗者洞山下的道。

曹洞下繼之者為洞山下雲居唐，唐與同安正，採真全峯志，志下崇山觀，觀下太陽玄，皆墜發微。玄者恐失傳，乃將曹洞法統統得，遠代諸佛之授子者，昔傳美榮楷，傳淨律如宣律，律傳真寂了，真寂傳覺，至是洞宗大盛，丁佛指提龍，能傳華嚴作，作傳天童傳，淨律傳門覺，後曹洞宗時感時衰，時有消長。

丁雲門與法眼

雲門法眼起較遲，從臨濟洞山同時的德山而出，德乃四川簡州人，姓周氏，初是美譽法師，善金剛經，著有金剛疏抄，時人稱為周金剛。當時宗門咸唱湘羅之師家，皆以直指人見性成佛為提唱，德山自為度下，遂担其金剛疏抄往歲之。到湖南後，逢這一資點心的老太婆，德山發點心，婆問隨担何物？答以

金剛疏抄。曰：我有一問，師能答得，我施以點心。德山許其問，婆乃問云：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師欲點何心？山無對，遂辭去。初至龍潭，問答見前。有一晚上，德從龍潭方丈出，天大黑，龍潭將燭與之，山謂要後，龍潭突吹滅，山遂大悟禮拜。龍潭問何所見？山曰：從今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次日龍潭上堂曰：個中有棒打不回向，孤老頭立吾道去者。山遂出金剛疏抄焚之曰：前諸玄論，若一置於太空，為世極微，似一滴投入于巨海。即諸子參活，不見而行。為山曰：此子向後呵佛罵祖者在。後來他往德山說法，一日上堂云：今夜不答話，問者三十棒。一僧出拜，山便打，僧曰：未問話為甚打？山問問何人？曰：新羅人，曰：未踏船好三十棒。

一日臨濟來，德山出倦狀云：困了，濟曰：說夢話作什麼？德便持，濟撥倒棒底，山乃休，雪峯問宗乘學人有分否？山便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曰：我宗無語句，無一法與人。峯遂有省。

一日上堂云：我這裏佛也無，法也無，這裏是個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担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棚，十二分教是點鬼簿，拭瘡紙，佛是老胡失楸，這可說是極盡其呵佛罵祖的能事了。

又示眾云：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二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觀露機鋒，如同電掃。

德山門下有雪峯，而尤其特出者為岩頭。雪峯岩頭在德山邦裏當飯頭和典座。德山一日見午時將過，德山雖呵佛罵祖，但他很守法持戒，而尚未聽到榔響，便持着鉢來到齊門前，

岩頭見之呵曰：「俺未出，被木簪，這老漢未明末後句在，持了將來作什麼？」德山聞之便依頭歸方丈，命侍者詣岩至方丈問道：「汝不肯老僧那？」岩密啟其意。第二天德山上說法，果與尋常不同，岩出無掌大笑曰：「且善堂頭老漢會末後句」。後因值唐武宗滅佛，岩頭在渡頭作舟子，結果在兵荒馬亂中被殺掉了。

雪峯先參洞山未悟，洞指往參德山得悟，但悟未澈底，後與岩頭赴洞山來方，中途阻雪，岩頭只是睡，而雪峯常坐禪。一日以手指胸喚岩頭曰：「我這裏未穩，不敢自慢」。頭曰：「你若確實如此，將你所悟一一道來，是的我與你證明，不是的與你剗却」。師乃述其所見，岩頭曰：「汝未聽說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嗎？」師曰：「如何才是？」頭曰：「要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蓋水蓋地出」。雪峯言下大悟，便作禮連聲聽道：「師兄，「今日始是盤山成道」。雪峯本是福建泉州人，後回到福州開一道場，常住一千多人，禪風大振，為山以後沒有第二箇。

雪峯門下為上首者有玄沙師，備宗一禪師，玄沙參雪峯問曰：「如今大用去，師作麼生？」雪峯以三木球拋出，玄沙作斫牌勢，雪峯許曰：「汝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

有一次雪峯說：「飯粒邊餓死人，臨河邊渴死漢」。玄沙曰：「飯粒裏坐餓死，水邊裏渴死」。雲門曰：「通身是飯，通身是水」。此可見雪峯下尤以雲門為傑出。

雲門嘉興人俗姓張，幼年出家，學教學戒，均甚精進。先參百丈下的睦州道明禪師，道明見其一來便把門關門了，雲門

敲了三天，道明才開門，雲門見門開了便闖進去，道明便將他擒住，命其：「速道速道！」他驚疑問，道明喝曰：「秦時漢碑，便把他推出，又關上了門，但雲門的脚被關住，當他激越疼痛，忽有所悟。道明乃指住參雪峯。他一見雪峯之見面，雪峯便問：「你因甚麼得到此步田地？」師乃低頭禮拜，住那裏侍奉雪峯，後又徧參歸宗天童鶴湖等諸大善知識，溫曾溪禮六祖塔，便道至靈樹禪師處，被請為首座，後又持住方丈。一日有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蔭裏」。問曰：「就怎麼去時如何？」曰：「金毛獅子」。問：「如何是一代時教？」曰：「一對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如何？」曰：「倒一說」。問：「如何是歷歷三？」曰：「鉢裏飯桶裏水」。問：「如何是雲門一句？」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法身？」曰：「六不收」。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曰：「胡餅」。問：「如何是佛？」曰：「乾矢橛」。問：「如何是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行」。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曰：「須彌山」。問：「又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裏藏身」。這些問答，當時一些學者都摸不着頭腦。一日上堂說：「西面乾坤日機鋒，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時座下無人對答，乃自曰：「一鑊破三關」。他常領視學人曰：「鑒」。待人家將要對答時，他又嘆曰：「曉！」因此傳為「雲門的領鑒曉」。後有人將領字刪掉，稱之曰：「雲曉」。頭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落月，白日繞須彌」，他於乾和七年示寂，後過了十七年開塔，顏貌如生鬚髮猶長，時廣主迎往廣州供養過，宋徽宗厚雲門語錄云：「行蹤卷綰猶變化，放開江海，魚龍得遊泳之方，把斷乾